

被制造的快乐

——一个和欲望的商业化有关的当代艺术展

◎张朝晖

快乐原来是本能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快乐心理根源在于压抑的释放感，比如，饥饿的滋味难受，但吃饱之后就很快快乐；原先房子住得很狭小，一家好几口住在同一间房，干什么都不方便，只好将就，而无法讲究，现在忽然中产了，大别墅有好几个，住得爽了，也就快乐了；以前顶多也就是有个自行车骑，比起走路的人快，也挺快乐，现在开个车也就带来无穷的出人头地人前显富的快乐。今天，当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物生活很丰富之后，自然的本能的快乐却显得迟钝了，没有刺激了，游客花几十块钱就可以乘缆车到达山顶，于是，爬山的乐趣没有了，喝着罐装的浓缩水果饮料，削苹果、吃桃时的滋味、口感、声音及乐趣也就简单地一饮而进，正如一则广告所言“一顺到底才叫爽！”本能的快乐被简单消费之后，快乐可以被迅速地生产出来，投放到超市的货架上。

现实的生活是，人们原有的、生命本能的反应和感受变得迟钝和麻木了，于是，带给人们快乐的技术、产品、商品和消费被设计和制造出来，例如，影楼、卡通玩具、芭比娃娃、蹦极、仿真器具、各种美容手术和化妆技术，以及遍及城乡的仿真器具店等等。在自然和单纯的快乐变得缺乏刺激的时候，快乐的消费品就需要被制造商不断地花样翻新地隆重推出。

人们意识到，现在是一个快乐可以被生产和制造的时代，一个制造快乐可以增加附加值的时代，一个只能用制造的快乐来激发和满足欲望的时代。在今日中国社会，当你快乐感受的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时，就证明你越来越富有，消费实力增强，向上层社会靠拢，国际化程度也就越高。当人们消费快乐的胃口越来越高时，大自然被破坏了，生态灾难接踵而来，如黄河断流、沙尘暴肆虐，以及非典型肺炎横行无忌。整个社会不得不为这些快乐的代价买单。

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怎样认识世界？客观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如何认识这样的生命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艺术家用视觉语言表达了他们的关注，试图与社会交流自己的看法。真实受到质疑，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受到否定，人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来面对变化中的、日益产品化和虚拟化的世界。当我们的感受和快乐最大程度地商品化之后，人们的身体，人们的人格，是否也可以制造，也可以商品化？在一切以发展为目的的努力过程中，令人快乐的商品和服务被无限度地生产出来，艺术家预感到世界的危险的变异，感到对未来的无名的恐惧和现实的恐慌和紧张。

参加这个展览的作品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和方法表达了艺术家对今日社会的关切，他们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通过这些视觉张力很强的作品，观众可以检验自己的感

受，并与艺术家倾心交谈。

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成长的华人艺术家，对种族文化有深刻的体验。其中，装置作品《人工的爱》在多元文化背景中，探讨了种族文化认同的问题。然而，在亚洲，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则转变为对种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经济学泛滥的质疑。当然，方式是温情脉脉，而不是剑拔弩张的。作品由白色陶瓷制成的，挥动着如天使的翅膀样的嘴和鼻子组成，这些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互亲近和表达感情的器官也表示出不同的种族特征。这些凝固的爱的符号随着批量制造的贺卡在世界各地流通。人工的爱和发自内心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成为当代社会特有的心灵景观。

李伟希望自己总是飞的状态，无根的状态，希望自己在传统的天空奔跑，也希望自己是一块天上的陨石砸到地面上。他的灵魂仿佛经常脱离他的肉身，而他的身体只是执行神秘使命的工具。当任何肤浅的快乐都让人厌倦的时候，这是寻找生命感受的方式，所以李伟的作品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在创造惊心动魄的感受和体验，从而制造灵魂出壳般和脱胎换骨的明爽与轻快。

何杰的图片将各种各样的人变成待价而沽的商品，这给消费和使用者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快乐，无论是身体上、心理上和情绪上。这种快乐可以在各种交易市场上以很便宜的价钱买到，包括劳动就业市场、娱乐市场、教育市场。毕竟中国人口多，当一切都变成市场后，你就可以随便选择，服务于任何快乐需求，从而为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做出贡献。

杨谦的作品为观众提供了合法的满足窥视欲望的机会。在人们意识到个人隐私的重要性时，窥视他人和露阴的欲望也会同时膨胀起来。以恰当的消费方法释放这些欲望时，我们获得了快乐。例如，电影中的煽情镜头，以及时装设计中对于暴露身体的运用等。在现实社会中，隐私权被尊重的时候，满足窥视欲也成为媒体和娱乐产品的卖点和快乐的源泉之一。

张小涛的《116楼310房》是他所理解的北京新生活，它们充满着挥霍无度青春的享乐主义和末世的颓废情绪，放纵欲望就是在尽快耗尽能为我们提供快乐的身体，哪怕“过把瘾就死”。纵情饕餮后狼藉满地的垃圾与表面繁荣的经济奇迹交织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在拼命地挥霍，心灵之间彼此遮掩，肉体之间相互慰藉。当快乐丛生的时候，腐烂与灿烂同在。张小涛强调自己作品对当代都市社会的“现场感”，而非理念化，尽管用的是相对传统的油画材料和画布，但作品中传达出的活鲜的现场感受使他的作品获得了当代意义。

曾忆城的镜头是物色快乐的城市猎人的眼睛，寻找着一切可以让男人或者女人兴奋的目

标。为人们提供快乐的猎物往往逡巡在资金流交汇的地方。他的作品《都市丛林-新猎物》类似摆拍的时尚摄影，但传达出艺术家对于城市欲望的强烈关注；散发着诱人魅力的时尚男女让生硬的都市丛林变得分外妖娆，让钢铁和水泥铸造的城市散发出灵性，充满欲望的气息。当美丽生命的保鲜期可以用资源和技术延长的时候，人们对生命快乐的追求由生命感受本身转向技术和符号。所以当我们在大都市里见到越来越多的闪亮面孔时，吸引力往往来自于技术和时尚的包装。而对于提炼和传达这种“包装”的技术，也变成艺术家表达自己生命感受的方式之一。

老巴（巴德·布里韦克）经常来中国从事艺术创作，并在北京建立自己的艺术工作室。他的展览作品是他对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和社会状况的感受的视觉化。他经常练习做中国书法，但仅仅使用一些不可识别的符号。他对水墨的表达能力很着迷，在经过数字化图象技术加工后，便呈现出令我们感到惊讶的图像。这里展出的《无题》是简洁的抽象水墨，单纯而高耸的视觉形象与坚挺的男根相仿，仿佛是远古性崇拜的当代翻版，即转变为快乐崇拜的夸张和想象。这似乎来源于艺术家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也与艺术家对社会中的色情服务有关。艺术家将90厘米水墨原作和放大到450厘米高的喷墨打印效果图并置在一起，不仅完成了媒介所代表的传统审美与当代技术的置换，而且释放出令人难忘的张力。

文鹏是一位年轻的行为艺术实践者，他以自己身体为媒介的艺术经常在公共场所发生，他自己是人的异类，在遮盖自己的特征的同时强化对观众的视觉和心理刺激。他在展览上实施了行为艺术《玩木偶》。他浑身涂白，化装成木偶人，象提线木偶那样，通过上方悬下来的线来操控他的四肢的动作。观众可以拉扯任意一根线来支配“木偶”。艺术家希望通过木偶人与操作者之间关系的设定，来体验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即操作的快乐与被操作的快乐之间的同步性关系。因为操作的程序化设定，使快乐变得简单了。悬念和意外的可能随时可以发生。艺术家带给观众和参与者的快乐会随时释放出来。

这个展览是一个小型的艺术实验。试图在很有限的空间内，以为数不多的作品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检验当下社会的一个特定质感。这种质感人人可以触摸到。艺术家、策展人和参与的观众来共同检测对这种社会质感的不同感受之间的差异，从而寻找当代社会和当代人的文化认同。



Produced Joy



- | | | |
|-----------|------|------|
| 1. 身份构件 2 | 综合材料 | 何杰 |
| 2. 无题 | 水墨 | 布里韦克 |
| 3. “玩木偶” | 行为 | 文鹏 |
| 4. 行走空间 | | 李伟 |

